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六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淮水

導淮自桐柏（禹貢）

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傳言南陽郡之東也（孔氏疏）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水經）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風俗通曰淮均也春秋説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淮水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山南有淮源廟酈注今南陽府新野縣西有朝陽故城桐柏縣東有復陽故城漢並屬南陽郡

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瀆

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於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醴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沘水醴亦作澧又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十八年改以桐柏山為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渭按此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峰巒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

縣志云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皆其支峰禹貢則總謂之桐柏也　以今輿地考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縣在河南南陽府東南三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禹貢錐指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禹貢與泗沂二水合入海孔安國傳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孔氏疏　水經沂水篇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

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泗水篇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洧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於淮

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淮浦蔡沈尚書集注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

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没其名如朝宗並

稱江漢之例吴澄書纂言

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金履祥尚書表注

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下邳西南入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又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

大則出太山也古沂水入泗泗水入淮今泗入河與淮合矣泗水出魯國卞縣桃虛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泗水縣今隸兖州許慎說文泗水受泲水東入淮按泗受泲者桑欽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為二一水東北流為北濟一水南流為南濟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菏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菏水通濟則泗可以達菏菏可以達濟而自濟可以通河矣

黄鎮成尚書通考

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屬青州府歷沂州郯城並屬兖州府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邳州清河並屬淮安府導淮云東會於泗沂是也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兖州府沛縣徐州沛縣屬江南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安府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為黄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漢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

淮陵入海過郡四南陽汝南九江臨淮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真陽又三百里至汝陰又二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今宿州南有蘄縣故城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遥淮何得于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三千

字亦謬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為大汝潁不見於經以未嘗施功故耳汝受潩濯瀙潕等水潁受潧洧潩溵等水皆山源也潧與溱同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浪水鴻溝沙水過水睢水諸川或自入淮或由潁泗以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悉注於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間昬墊之患恐未有已時也禹貢錐指

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水經

縣南對固戍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於淮酈注　義陽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水經

義陽郡治也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有九渡水注之酈注

安昌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水經　今信陽州東南有平陽故城本後漢平春縣

又東油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西南油谿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屈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丈入於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於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酈注南郡有城陽縣漢志汝

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經

水西出大木山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於淮酈注

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水經

傍川西南出窮谿得其源也酈注今信陽州界有臺湖東輞湖馮家楊家

蔡家等湖

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水經

江國也今其地有江亭地理志曰漢乃縣之酈注今正陽縣東有安陽故城與光州息縣接界

又東得澌口水水經

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澌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陗層峙又東逕石城山北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於淮酈注

又東逕新息縣南水經

東逕故息城南酈注 在今新息縣北三十里

又東逕浮光山北水經

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東合慎縣水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

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為蓮湖水南流注於淮淮水又左迤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酈注 慎陽故城在今正陽縣北四十里鴻郤陂又名鴻池陂秦觀曰鴻池陂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陂既廢水無歸宿汝水所以散漫為害與

又東右合壑水經水

水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逕黄城西故弋陽郡也又東北入於淮謂之柴口酈注黄城在今光州西十二里弋陽郡即今光州固始縣界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經水

水首受陂水於深丘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酈注

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經水

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白亭十里酈注　白城在今息縣東

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水經

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於長陵戍東東南

入於淮酈注　今息縣東北八十里有長陵城疑即長陵戍也新蔡縣西南有青陂

又東北合黃水水經

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又東北逕弋陽

郡又東北入於淮謂之黃口酈注　木陵關在今光山縣弋陽郡即今光州

固始

境

又東過期思縣北水經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楚滅之以為縣城之西北有楚相孫叔敖廟酈注　今固始縣西北有期思故城

又東北渒水注之水經

水出弋陽縣南垂山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酈注　固始縣南五十里有渒水

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水經　原鹿故城在今江南潁川南富陂之西汝水篇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於淮所謂汝口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廬江故淮南也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水皆誤耳酈注

今霍邱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縣分界

又東谷水入焉水經

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又東於汝陰城東南注酈注

谷水東南流至汝陰城入淮城即今潁州治

又東北左會潤水水經

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為高塘陂又逕汝陰縣東逕荆亭北而東入酈注東入入於淮也又東北窮水入焉水經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谷者也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淮中有洲俗號關洲酈注今霍邱縣西有窮水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

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水經

淮水又東左合泚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磧可以厲也酈注　漢志灊縣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泚音比又音布几反水經訛為泚今正之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蝸蟟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於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鄭城即潁上故城在今潁上縣南

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水經

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酈注壽春故城即今壽州治

又北左合椒水水經

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蚍池南又歷其城東亦謂之

清水東北流注於淮水謂之清水口者左合椒水焉

酈注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水經

謂之肥口又北夏肥水注之俱入於淮 酈注 肥水在今壽州東北十里自合肥來注於淮州志謂之東肥河夏肥水在壽州西北州志謂之西肥河東流至下蔡故城西南十里入淮

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 水經

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

本州來之城也春秋襄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又東逕八公山北山上有老子廟鄺注

在西岸者屬下蔡在東岸者屬壽春明初省下蔡入

硤石山在壽州西北夾淮為險王氏地理通釋曰

壽州故一統志云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八公山在

今壽州北少東淮水之南晉謝玄北禦苻堅於八公

山堅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寰宇記

云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

又北逕莫邪山西水經

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

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鄺注

今鳳陽縣西南有莫邪山

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水經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酈注　當塗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南塗山在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

過水在縣北一里陰溝水篇云過水受沙水於扶溝縣東南逕荆山又東注於淮荆山在縣西南一里與塗山隔淮對峙其下有荆山堰梁天監中築

又東北濠水注之水經

水出莫邪山東北之谿谿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於淮酈注　濠水在今懷遠縣南元和志謂之西濠水

又北沙水注之水經

經所謂蒗蕩渠也郡國志曰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酈注

沙水在懷遠縣南渠水篇云沙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而東注於淮謂之沙汭杜預曰沙水名也漢志沛郡有義城縣其故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名拖城魏收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即今祥符縣東南首受汴之蔡河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如二百里蔡之蔡

又東過鍾離縣北水經

縣故鍾離子國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逕

小城而北流注於淮酈注今臨淮縣東有鍾離故城濠水在縣西元和志謂之東

濠水

又東逕夏丘縣南水經

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䣝丘縣

故城南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蛣城南洨水注之水

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洨

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洨水

又東南入於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又東南流入淮酈注　夏丘縣即今虹縣巉石山在今五河縣東與泗州接界新志云有鐵鎖嶺在縣東三十里横跨淮口與盱眙之浮山對峙盖即古巉石也潼縣在今虹縣東北七十里有潼城

又東遝浮山水經

山北對巉石山梁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酈注　浮山在今盱眙縣西元和志浮山堰在招義縣西北六十里與荆山堰同築

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水經

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絶蘄水逕歷澗水西東南流注於淮酈注 今泗州西北三十里有徐縣故城古徐國

又東池水注之水經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於淮謂之池口也酈注 今定遠縣東南有東城故城

又東蘄水注之水經

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又

東南逕蘄縣又東入夏丘縣東絶潼水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淮酈注蘄縣即今懷遠縣地夏丘縣即今虹縣地穀熟建城潼縣俱未詳所在大徐縣亦在泗州西北

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水經

又東逕廣陵歷淮陽城北臨泗水岨於二山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廢興也酈注今清河縣西南有淮陽廢縣晉義熙中置淮陽郡領角城等縣寰宇記云在徐城縣東北百五十里西臨淮水徐城舊泗州治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水經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

所謂泗口也酈注泗口亦名清口導淮東會於泗沂即是處也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有淮

陰故城漢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初為廣陵郡治角城縣故城在縣西南去故淮陽城十八里寰

宇記云角城在宿遷縣東南一百十里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水經

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

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淮

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
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即漂母
冢周回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
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
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昔吳將伐齊
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
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
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

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

敏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酈注　射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水經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為順水陵縣為生麦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即經所謂之小

水者也酈注　淩縣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水經

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於縣枝分北為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入海爾雅曰淮別為滸游水亦枝稱者也酈注

今安東縣治或云即淮浦故城淮浦舊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漢志平氏縣下云淮水東南至淮陵入海葢隂字之誤淮隂去海尚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隂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㴑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淮陵作淮隂無疑安東即淮浦亦無疑

淮自荊山而下即受黄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黄河泛濫中土葢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葢淮隂之地甚卑而徐吕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隂當陸沈而徐吕為安流矣審察

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

爾
劉天和問水集

淮水昔不病淮安今病淮揚蓋黄河正流往經河南或出潁川或出壽春匯淮入於海其入小浮橋經徐邳入海者支流也勢故卑且弱河淮合則為一家直湧而東奔是淮以河利也安能害淮安今全河舍河南之故道併流徐邳經清河而淮水自西來會是二家也不相統一故河落則淮乗高而淩之淮安以燥

秋水灌河河恃勢而驕亘淮安之東北若大行焉而淮水方挾潁川壽春諸平陸之水勢與强河鬬於清河不能衝中堅則氣喪而潰散淮安之郊蹔為憩息俟河之消鋭乃假道會弱河始入海淮安安得不病淮河哉若導黄河經河南會淮水於潁川壽春勢既不能若任淮水灌淮安勢又不可唯朝廷定策固高寶諸湖老隄建諸平水閘大落高寶諸湖之巨浸廣引支河歸射陽湖入海之洪流乃引淮河上流一支

入高寶諸湖如黄河平則淮水會清河故道從淮城
北同入於海如黄河長則淮水會高寶湖新道由射
陽湖從淮城南同入於海則淮安全得平土而居之
神禹疏瀹排決之法今不講久矣考之正字疏者
水窒為患則綱舉以疏之瀹者水散為患則合水以
瀹之排者水侵為患則拒堵以排之決者遲迴為患
則搜剔以決之朱子云汝泗皆入淮而淮自入海夫
淮之入海此三代以後事也禹治水先審中國大勢

北水之大唯河南水之大唯江而四瀆特姑以淮漢配耳豈真可敵江河哉故導汝泗入於淮又導淮入於江東北注海邗溝淮入江故道也今失之而淮自入海蓋失禹決排之法而淮之南北始多水患矣萬恭治水筌蹄

河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廟堂之議既視其奪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

以為利不獨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氣運未必不有關也　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受黄河之全葢合二瀆而為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三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豬如鉅野梁山數處猶有所分如毛氏赤河之斷雖以元人挑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　丘仲深謂以一淮

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黄陵岡以絶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别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

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日知錄

黃河行至清河縣南與淮水交會是為清口由清口而合流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海方康熙十六年以前河道敝壞之時清口一片淤沙自清口以至海口微水緩流河寬處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有六七尺深處不過五六尺淺處僅有二三尺及全淮歸故之後漸漸刷開迨黃河亦復歸故而水力所至淤沙盡闢清口寬二三百丈河漕深二三丈不等已漸復當日之

舊矣迤下三百餘里河身俱寛一二百丈不等河漕俱深二三丈不等惟安東縣蓮花菴迤下河漕一千餘丈僅深一丈二三尺須多置二百餘斤重之大鐵犂數十架乗船施治必期深至二丈之外方為永久之道也周治河防雜說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至歸徳至亳州出小清口至大河口會黄入海今則開封至歸徳一段已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

溝洫引水灌田者聽其自便則黄河以南西北之水利大興矣古時清口止出淮水而黄河由清河縣後往東行至大河口淮黄交會所以黄水無倒灌之患今黄河遷於清河縣前直逼清口若改於大河口之下使之會黄入海自無倒灌之患矣張清恪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六十二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淮水

漢桓帝永興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後漢書五行志）

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干寶晉紀所紀事在晉世不知在於何年）

宋明帝泰始季年淮水竭（南史明僧紹傳其時紹竊謂其弟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三川竭而周亡夫有國必依山川以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竟如其言

梁武帝天監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梁書曹景宗傳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作浮山堰梁書武帝本紀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高祖然之發徐揚人率二十戸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

決潰用鐵數千萬斤沈於堰所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士卒死者十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天監十五年九月淮堰壞死者十餘萬口梁書康絢傳

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沈於堰所仍伐樹為幹填以巨石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公

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既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北史梁典浮山堰今號為荆山堰渦口東岸東是

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淮海並溢梁書武帝本紀

唐德宗貞元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七月淮水溢亳州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六月辛未淮水溢唐書五行志

大中十二年淮南大水發自徐州流沒數萬家淮安府志

中和三年汴水入於淮水鬬壞船數艘江南通志

後周顯德中淮水漲溢宋史趙贊傳

宋太祖乾德四年泗州淮水溢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蔡州淮及白露舒汝廬潁五水並漲壞廬舍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寳六年潁川淮溳水溢淹民舍田疇甚衆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寳七年四月泗州淮水暴漲入城壞民舍五百家宋史五行志

六月己亥淮水溢入泗州城壞民居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泗州淮漲入南城汴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宋史五行志

宋咸平四年淮水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

隄以備淮水江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潁州潁水溢壞隄及民舍宋史太宗本紀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秋七月淮水溢　九月睢溢浸田六十里宋史太宗本紀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泗州水害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戊戌淮水溢宋史仁宗本紀七月淮水

自夏秋暴漲環浸泗州城宋史五行志

泗州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城歷咸平至祥符無歲不溢迨至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

泗州之患莫暴於淮是也禹貢錐指

宋仁宗嘉祐六年七月乙酉泗州淮水溢宋史五行志三年既作外隄猶不足以禦患可見淮水之暴

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開洪澤湖達於淮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四年五月淮水泛漲宋史五行志

是年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湖王海

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府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宋史蘇軾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夏江淮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衆分

遣使者振濟宋史五行志　霍端友知陳州陳地汙下疏新河千里徹於淮水患遂去宋史霍端友傳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江南通志載在紹興四年四月淮溢數百里漂民田廬死者尤衆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五月淮水溢廬濠楚州無為安豐高郵盱眙軍皆漂廬舍田稼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淮水溢淮東郡國楚州盱

眙軍為甚宋史五行志　按元史安塔哈傳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淮水溢是為度宗咸淳七年也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安豐廬州淮水溢損禾麥一萬頃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戊午淮河漲淮安路山陽縣滿浦清岡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元五年七月沂州沂沭二河暴漲決隄害田稼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冬十月乙酉議修淮河隄堰元史順帝本紀

明太祖洪武八年九月壬子上閲輿地書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内臣馳驛以賜東宫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啓曰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脩之難禹之功也明太祖實録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濬淮安山陽縣支家河水

南入淮北通安東海州明太祖實録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乙丑鳳陽府壽州言淮水決州城命以時修築　丁卯中都留守司言夏雨不止淮河水溢壩口見發軍夫晝夜築塞命工部亟遣人督視明太宗實録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丁卯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坍圮延及倉廒牆垣宜令有司修築皇太子從之　五月戊子工部啓修淮安府淮河隄岸以固大河衞城池

皇太子從之明太宗實録

明宣宗宣德七年八月己丑直隷壽州衛奏近城西有湖與淮相通比雨潦暴漲壞城二百四十餘丈乞發附近軍民修理從之明宣宗實録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二月癸亥直隷壽州衛奏七月間淮水泛漲壞西北城垣請修治從之明英宗實録

明英宗正統二年八月戊辰掌直隷清河縣事知州李信圭奏本縣四月終霖雨壞麥五月終淮水泛溢漂流

房屋孳畜甚衆民不堪命乞賜賑貸其歲凡買辦物料等項軍匠廚役濬河人夫俱乞暫免其額辦商稅課鈔乞暫存本縣給用上命有司覈實從之　九月戊申直隸大河衛奏舊置軍器局以軍餘造器械供用近因淮水泛漲決隄漂屋請停造從之明英宗實録
明英宗正統三年四月庚午直隸鳳陽府泗州淮安府清河等縣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淮水漲漫沙淤地畝不能布種今年夏稅無從辦納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

除之明英宗實録

明英宗天順四年七月辛夘直隷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淮水溢決壩埂敗城垣没軍民田廬甚多至是事聞命巡按御史中都留守司各遣官於被災軍民加意存䘏衝決城壩逐漸築之明英宗實録

明英宗天順七年閏七月戊辰修鳳陽衛土城及護城隄以久雨淮水衝決故也明英宗實録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九月丙寅淮水溢淮安所屬諸州

縣壞官民屋舍淹没人畜甚衆明憲宗實録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辛丑總督漕運都御史叢蘭奏淫雨為災淮水泛漲衝決漕隄淹没人畜禾稼乞免坐派工部料價部議已徵者解部未徵者視災分數奏請仍以所在樁草銀修理決隄從之明武宗實録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丁未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龔輝巡按直隷御史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河地勢低下今黄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塞其勢必且上溢為

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莊劉家溝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脈擇日興工工部議覆報可明世宗實録

嘉靖三十年淮水大溢田地俱沙淤淮安府志

應檟總漕於淮以淮水唯資黄河易涸而多淤歲糜挑浚之費而泗水西流寶應南注大江可以入淮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月巡撫兩廣去唐汝揖撰兵部右侍郎應公墓志

檟遂昌人嘉靖三十年任總漕

嘉靖三十一年淮河大溢田地俱沙淤淮安府志

嘉靖三十四年淮水溢淮安府志

明穆宗隆慶三年九月丙子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明穆宗實録

明穆宗隆慶四年六月丙辰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報疏濬淮河及鴻溝境山等處工完上從部議録管工同知章時鸞等賞賚有差 九月壬申侍郎翁大立言今淮

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黄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為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可以無慮臣所患獨在黄河睢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繇宿遷歴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吕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都給事中龍光亦請下所司勘議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

倣先年置鋪設夫開溝建閘之法以為久計工部覆行

新任都御史潘季馴如議區畫從之明穆宗實録

是年高家堰大潰時淮水東趨諸州縣匯為巨浸淮

城民不聊生黄河亦决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

梗阻者數年江南通志

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間百

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為典農校尉

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

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況今欲藉此清淵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禹貢錐指

高家堰今府志稱高加堰注云高加者為護運道邑井宜加高而名之葢益加而益高耳按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去高郵高二丈二尺高寶堤去興化泰

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高三丈有奇見潘宮保兩河議自明迄今又不知高幾許一有叵測而淮揚兩府之城郭田廬皆在水底吁可畏哉今水學

萬歷元年五月十八日夜淮水暴發千里汪洋沒室淹田瀕河民多溺死淮安府志

萬歷二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而風入戌風大雨如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淮河並溢漂蕩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

間溺死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名口崩𨻶邑城垣百餘丈餘邑同揚州府志

是年淮河並溢淮安府志

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淮河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不計其數清河縣志

萬歷三年淮河並漲淮安府志

是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淮河並漲千里共成

一湖揚州府志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　奉祀朱宗唐請行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會潁州道勘視水勢衝激崖岸恐侵柏林議估石砌泗陵堤二百二十六丈至五年工完時御史邵陛亦行泗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堅固至今賴之稱為邵公堤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邵元哲亦修高家堰并開菊花潭以洩三城之水東方米

舟楫皆通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歴五年六月甲戌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奏淮水向經清河會合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一帶正河淤墊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强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灌山陽高寳之間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有也議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言堤雖可護而不能必水之不漲欲水之不漲必俾淮有所歸而後可

宜令漕運衙門嚴督司道熟計其便報可　閏八月辛丑時山陽高寳淮水瀰漫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於瓜洲入江之口分流增閘以殺其勢巳漕運侍郎吴桂芳稱黄水向老黄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虚湧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部覆二議不同奏請行勘上以河淮既合命寢其議　九月丁卯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清口會黄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黄浦口入海浦口不能

盡洩浸淫漸及於高寶邵伯諸湖而湖隄盡没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黄河淤澱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葢淮水併力敵黄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内傍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内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黄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堤以六

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忽至僅完堤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吕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乗時築塞使淮泗併力足以敵黄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减若於興化鹽城地方海口湮塞之處大加疏浚而湖堤多建減水大閘堤下

多開支河以行各閘之水庶乎不致汗漫總之未有不先黄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部覆河内疏浚苦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和用平底方舟横排河中為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鐵爬浚之浚深數尺移舟再浚後數丈復為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興工停運宜行河道等衙門會議具奏定奪報可　十二月己丑先是淮水南徙泛濫淮揚間已而漕運侍郎吳桂芳報稱草灣開通淮水消落至是

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為策宜簡方略大臣一員會同河漕諸臣相踏咨度為新運計上令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於是吏部請以總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得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至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世達改推别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以便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查先年海運事宜行明神宗實録

吴侍郎所奏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有也可見高堰益加益高當時已有然矣施郎中所言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黄河淤墊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廹至今日而更甚矣可為歎息

是年三月至五月恒雨西河水發由高家堰一槩東漫鹽城水災特甚張宗仁賣兒詩云擕兒去賣向兒哭賣兒買米供晨粥粥熟呼兒兒不來剜心忍食孩兒肉淮安府志

是年漕撫王宗沭築高家堰淮郡二堤記

萬歷六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命郎中張譽海防道龔大器揚州府同知韓相等築高堰堤長六十里内砌大澗口等處石堤三千一百一十丈柳浦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　先是萬歷三年淮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興鹽等處匯為巨浸運道梗阻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

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于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海口不濬而通南河全考

萬歷七年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淮郡二堤記

隆慶辛未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天子念大計不以沭為不肖授璽書使董漕計拔自藩轄異數也踰年淮父老詣余而泣曰郡地專受淮故稱淮安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湖南僅隅拳土故高家堰有堤不治而淮輒入海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終不治則

且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陳文燭以軍餉六千餘金致鄉先生周君胡君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堤故不溢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黄河折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嚙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為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泛濫四溢數道出禮信壩及鉢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八萬石賑之而又允折漕糧是時

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黄河并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于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堤焉高家堰堤北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遥為丈五千四百堤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具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築龍尾埽以遏奔衝堤内自澗口以達張家莊濬舊河以洩湖水使不侵嚙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

浦藥王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
過金神廟至柳鋪灣六十里而近為丈八千七百九
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
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
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
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為大澤不見水端民之
棲樹巢冢以救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
也而今二堤並峙高家堰獨抗淮於西南而西長堤

又障淮於西北葢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若昏墊矣余不才且旦夕乞去然使來者慎守而時護視之無至壊以永為障使吾民得粒食育子抱孫則大幸也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為慮尤巨且西長堤能障溢水而其從下囓而崩者不能却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覩也開草灣以分河勢通澗河以防溢流余心耿耿焉而力已詘民亦告

病姑少休之以待文燭楚之沔陽人時保浙之嘉興人而是時同相二役者郭同知大綸王通判弘化諸推官大綸山陽縣縣丞談嘉謨也江南通志此即王公宗沐所作淮郡二堤記也

明神宗萬歷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欵一高家堰近巳築塞成堤體制高厚既有樁板以護其外復設官府以嚴其防然終不若石堤更為永恃宜於中間二十里低窪處用石包砌令徐頴海防

三道均分道里各派所屬而董其成　六月戊午先是鳳陽等處雨澇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四疏言黄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清河口已不能容洩萬一震驚陵寢誠非細故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塞之總理河漕潘季馴謂黄淮合流東注勢甚迅駛止因霪雨連綿而泗州岡阜盤折宣洩不及遂至漲溢若欲更求疏浚則下流已深浚無可施欲更事截塞則上流之水勢難逆堵該部亦

以為然覆議令季馴親詣相度從之　十一月乙酉高家堰石工將興鄉官常三省等倡言有妨祖陵具揭欲阻之河臣潘季馴疏陳其舛謬不經具請再行勘議上命修築以終前功而革常三省職為民　十二月戊申以泗州等處連災詔免萬歷六年以前改折漕糧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兩有奇從總理漕河兵部尚書凌雲翼請也明神宗實録

淮入海由清口入江由大潤達湖自高堰築而江路

塞自黃河決而海道阻所受七十二河水積為泗患州人常魯軒先生謝政里居畫分黃導淮策忤當路意坐阻撓奪官竄之編戶巳泗歲受水先生復請開黃河浚清口河以導淮入海開周家橋武家墩以導淮入湖開芒稻河瓜儀閘以導湖入江侍御史牛公繪圖以聞上震怒治諸行河者罪而後司空楊公給事張公卒以先生策從事泗得無水李維楨撰叅議常三省墓誌銘

三省字希曾泗州人萬歷丙辰進士歷湖廣叅議憂居河患起公身操畚鍤塞甕城得無潰既遘謗無

愊言會有恩詔復官而楊司空疏言河工就緒多叅議帑三省功宜增秩錄用先後撫按臣南北臺省薦者凡三十人而公題其署曰久分生涯偕木石勉將道銜付桑榆踰數年卒

是年姜璧巡按兩淮鹽法時黄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倅貳又有議罷范公舊堤勿修而别開支河者公疏言倅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内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闢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内水

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白金之賚（余繼登撰僉都御史蒲汀姜公墓誌　按璧字元卿文安人隆慶辛未進士公言修范公堤誠善而言總河宜罷殊傷國體而罷總河在潘公去任以後）

行水金鑑卷六十二

行水金鑑卷六十三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淮水

萬歷八年總河潘季馴題河工善後事宜一甃石堰以固要衝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高家堰西當淮泗衝流東護淮揚沃土即今築塞已固要將當中大澗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咨臣等今歲預

行估計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費若干責成徐潁海防三道併力分工同心協慮自萬歷九年興工酌寛限期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内支用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查得本堰自漢陳登剏築之後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甃石者非謂石之不堅亦以采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即設官夫畫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

最為喫緊如有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恙然歲
久月深官吏更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甃砌
山石之為一勞永逸科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明盡
矣況內土既已堅厚廂石亦易為力但淮安原不產
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采伐不歇勢必窮山遠搜
石巖既遠則出山脚價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尚餘五
百里糧艘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搭載勢必病商則自
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聚匠

必須數千名非遠募於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樂就及卸石工次搬運至堰遠者將十餘里近亦五六餘里泥塗深陷舉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穎三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

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查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連篷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百二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為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上船

下船及擡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釐共該銀二百四十兩堰基三千丈每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七百五十兩樁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縣佐貳官十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六分書辦一名

口糧銀三分陰醫省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十四兩應於大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十二萬奏請留用尚欠銀一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留用剩銀内動支除南河分司見有船隻一面行令采運外其三道工程今歳時月已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完備明歳採運石塊陸續細鑿備用萬歷十年方可下椿

甃砌隨砌隨採定限四年以裏工完聽總理衙門將各効勞官員分別勤惰題請敘實賞罰如司道等官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原造船隻事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隄防永固矣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歷九年十一月乙亥修泗州城外石隄泗城陵寢重地勢極窪下舊有石包土堤藉以護城禦水久被淮流衝壞撫按淩雲翼陳用賓等各請大舉修築以

為一勞永逸之計詔亟行之明神宗實録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正月丁未以高家堰河工成叅政舒大猷等紀録　十月己酉以高堰工完尚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明神宗實録

明神宗萬歷十六年十月甲申總督河道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前五條入黄河一添設隄官謂高堰柳浦灣二堤綿亘二百餘里一大使往來防守未免疎虞宜另增柳浦灣大使一員夫役即於高堰南河數内裒出五百餘名

屬之以密隄防一加幇真土謂淮水發源桐柏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入海而基運山横截河中湧漲時作僅恃石堤一帶為捍禦而石内之土多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損土既圮矣石將安附宜覓取真土幇築完固以捍洶湧一接築舊堤謂清口乃淮黄交會而淮黄原自不敵然清口不至壅淤者以王家口之隄築全淮皆從此出其勢足與黄敵也自商販盜決前堤挖渠利涉淮勢漸分將來清口必致淤阻宜接築長隄就近責

清河令監守稍有疏虞即行參治命依擬行明神宗實録

是年八月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請加泗城護堤行潁州兵備副使王之猷督知州汪一右等修築除内換老土外自新橋口起北至西門牌坊止加修石堤長一千九百三十二丈加高二尺用大石長一千八百六十四丈添建子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又自西門牌坊起至迤南新橋口止砌高二尺用碎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又添修新橋迤南大堤并窑西石堤

共長八十六丈俱於十八年完工南河全考

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一添設隄官以免遥制竊惟當官之事兼攝為難而以最卑之官攝最遠之事為尤難臣於萬歷七年建復高堰之隄以捍横流於淮郡之東剏築柳浦灣之堤以遏狂瀾於淮郡之北十餘年間利頼於二隄者良不淺矣第因比時冗員之禁方嚴不敢多求添設故止請高堰大使一員兼攝柳浦灣一帶隄務但查高堰之隄增築已幾百里而

柳浦灣之隄起自清江浦以至高嶺戴百戶營延袤一百三十餘里伏秋之時顧此失彼一大使豈能日夰走於二百里之間耶縱委義民等官不過虛應故事豈肯在隄防守前歲范家口之決實由此也臣請添設柳浦灣大使一員住劄本堤要害去處自清江浦起至戴百戶營一帶遥堤付之管理應用夫役即於高堰八百名數内裒出三百再於南河隄淺夫内裒出二百共夫五百與之其高堰大使專管本堤各

令晝夜巡邏遇汛即補庶地有專轄而功可責成矣

一加幇真土以保護堤查得淮水發自河南桐柏

山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東入於海然至泗州而

龜山横截河中即基運山圖中所云灣如牛角勢様

非凡者是也下沙一轉迴瀾西顧此於風氣實為完

美然伏秋之時不免湧漲亦由此也臣讀宋臣歐陽

修先春亭記其略有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

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

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

備災可久而不壞又云泗天下之水會也又云先時

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

因其舊者是也夫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

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先後

州守惟以築堤為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

矣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然幸當水一

面甃石可恃但石内土堤皆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

坍損土隄一圮石將安附不可不慮也臣於六月間躬往閲視即行穎州兵備道及該州知州浦朝柱令其覓取真土另加堅築第本隄丈數頗多工費不少錢糧難處延久未報臣請勅下工部咨行撫按衙門多方計處覆請施行庶護隄可恃而州民獲安矣再查基運山去州一十餘里地勢高峻嘉靖十四年間該先任總理劉天和令匠役王良等量得地形迥高二丈三尺一寸則又與州不同東麓石堤見在查修

臣故未及之也　一接築舊隄以防淤淺竊惟清口乃黄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黄不為沙墊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為平陸高堰既築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臣於萬歷八年行郎中佘毅中即於本處築隄一道以防其溢數年之間清口利涉實賴於此不意鳳泗商販船隻又於本堤之東

盜挖一渠取便往來歲久成河已闊九十餘丈淮水盡由此出清口不免沙淤臣查得此處係清河對面地方該縣知縣出入之間一覽在目何致任其盜決汪洋北注而若罔聞知且不以報也其泰越肥瘠亦甚矣除臣見在查理及行司道官候淮水消落接築長隄一道務期堅久可恃外臣請隄成之後專責清河縣知縣管理每歲派定官夫時加封幇補如遇水發率同地方人等晝夜巡邏以防盜決儻有踈虞即將

掌印官叅治蓋此隄即在縣治之前較之他所不同

而掌印官常川在縣較之管河官尚有他處奔走者

又不同也河防一覽略見實録兹特鈔其全者

明神宗萬歷十八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

馴以增修泗州石堤經用不足工部議給淮安庫貯停

濬草灣銀四百四十餘兩許之明神宗實録

是年五月十二日以後大風雨淮水漲漂禾麥浥爛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十九年三月戊午以築泗州一帶護城石堤工完各官紀録奬戒悉依部覆施行　九月戊辰時泗州水患異常公署州治水渰三尺其城内原有水關後因淮水高於城濠故塞水關以防水灌至城内積水不洩居民十九渰没工部尚書曽同亨上其事上令河漕督撫會同巡按御史勘議要見泗城積淤何以宣洩淮水停漲何以疏通填土增高有無可以捍禦周家莊是否應濬施家橋是否可開張福堤是否阻礙或别有

可開之處為地方之利者具奏以聞　十月壬寅時揚州風雨連日淮湖漲溢江都縣北一淺邵伯淳家灣舊隄衝決五十餘丈高郵州南北關等處俱被衝決總理河道潘季馴上其事工科都給事中楊其休劾管河通判劉汝大州判張九思等故違節制海防道張允濟查覈疎虞總理潘季馴俱宜同坐部覆海防通判州判等官俱應議罰潘季馴既屢次催督宜速行道府上緊備築以勵後効得旨劉汝大等各罰俸三箇月張允濟姑

免究　十一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前三條入黃河一增砌石堤以固保障謂高家堰當湖之處中段原鑲石堤足當風浪其石隄南北俱係土堤歲修無巳議照中段一槩砌石徐州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工以二十一年為始應用錢糧俱於歲修銀内割處八年之内准可通完矣後一條入運河依擬行明神宗實録

高堰容納淮水西風鼓浪甚是洶湧南北土堤何能捍禦掀天之勢潘公始議槩用石堤始稱堅固公於高堰之功洵鉅然雖一律石堤亦何能免歲歲之修防耶

是年五月以後恒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三等日暴風霪雨不息河淮泛漲山清安桃宿沭海贛平地水丈餘房屋牲畜漂溺無數淮安府志清河縣志略同

是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

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為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隄縷隄之外復為遥堤故水益淺遠不至旁決明紀事本末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

決於澶州北流斷絶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黄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黄之説耶夫淮避黄而東矣而黄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黄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兹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

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

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明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氾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竇

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黄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鳯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駉戊寅萬歴六年之夏詢之泗人曰鳯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駉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

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鋭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清口深闢如故今將考訂志傳卷牘中語開列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宋神宗後黃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會於泗沂即今之東會於黃也

一中都志云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口會泗水

東入海職按泗即泗沂之泗清河口即清口也此與禹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今故道今至清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不可也

一查萬歷三年工部郭子章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漸坍包砌石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及查巡按邵亦於此時行州砌護城隄至今賴之稱邵公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比時淮水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

會於清口無堰可阻無黄可遏其勢如此今之水漲未可歸咎黄與堰也　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畧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職按修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

為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為事則知禦淮之策舍堤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州堤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為甚小矣再查黄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絶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黄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祐三年黄河尚未會淮業已為泗州暴矣今乃歸罪於黄或未可也　一泗州舊志載元

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没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甎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刋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懼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夫云漂没鄉村廬舍未抵城門圈甎頂者止二尺二寸宋辛丑之水大此

二尺則已抵城門圈頂無疑矣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莫大於淮州幾溺者可為互相叅考此時已有高堰官民何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歸罪於堰不亦過乎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河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

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為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圍繞郡郭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

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并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況私鹽商船由此直達寧不壞鹺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劉天和題勘議都御史朱裳所請

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內開行據稱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脈經靈壁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玆聚止陵北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為淮河

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盧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淹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板築震驚鍤斧掘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隄則積水

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黄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為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者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又自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高六

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況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實我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

勢水勢頗為明悉據稱陵地週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元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始然矣　一查據泗州申稱萬歷三年該奉祀朱宗唐具題蒙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備道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坍塌逼侵柏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泄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人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已見

以淆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確闡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即知徐邳河南每嵗黄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隄防則其議自息矣　高堰為淮揚門戸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内除石堤三千丈外兩頭土堤每嵗伏秋晝地分守隨汕隨葺似可無虞矣但幇護之法須於冬春門樁内貼席二層緊綑草牛挨席密護毋使些須漏縫然後實土堅夯則是以樁席護草牛以草牛護土

浪窩何從得來至於密植橛柳茭葦以為外護須於水落即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清口乃黄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黄不為沙墊偶遇黄水先發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然黄退淮行深復如故不為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黄亦隨之而東清口遂為平陸今高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

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於清河縣南岸築隄一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以防其決蓋為此也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已經題奏明旨每歲專責清河縣掌印官責差的當員役看守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南鳳泗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為盜決須嚴防之　泗州先春亭記云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

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賔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

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

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為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為然又何咎於高堰也河防一覽　潛丘劄記云高家堰不見於史而僅見郡志為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仕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蓋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以為治射陽則此堰尤其密邇為登築復奚疑獨恠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

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間並無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抑堰止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而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叅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沖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為作記何一時而並舉與予於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冠壓境蓋岌岌矣乃能興屯彊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既有專祠矣吾以上當冠以元龍下當祠以潘季馴為三公合祠蓋皆勤於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者所宜動心也與